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

人有言性者動以仁義實之而不知其非也夫

性何猶天下

杞柳也義何猶

後成 梧棬也

謂梧棬非杞柳所為不可謂杞柳即自成梧棬亦不可觀此可以知義併可以知仁人性初未嘗有仁義必待

以人性為仁義

而仁義出焉

猶之杞柳初

未嘗名梧棬必待

以杞柳為梧棬

而梧棬成焉是告子直以性為惡而仁義為性外物也

孟子

折之

曰子言誤矣以人性為仁義順而

為之者也以杞柳為梧棬戕賊而為之者也今以彼喻此我不知

子能順杞柳之性

而以為梧棬乎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梧棬也

度其勢必不出于順而出于戕賊明矣然杞柳可戕賊而人性必不可戕賊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梧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

義與

夫性即仁義本所自有愛敬之發無假勉強今子謂仁義必由造作如梧棬之必成于棬揉天下之人聞之必將曰仁義非所以率性而反以害性禍莫大焉相戒而莫之皆為是

天下之人而禍及

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

以杞柳言性屈于孟子乃復小變其說

曰

人之性善惡本無定體

猶之湍水

然湍迴旋轉未有定向

也決引

諸東方則東流決引

而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

不善也

顧人所習何如耳

猶湍

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顧人所決何如耳告子之言蓋混善惡而一之也

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

獨矣

無分於上下乎

其決諸東而東者必其東之下也決

諸西而西者必其西之下也

人性之

原于天者本粹然而至

善也猶水之

流于地者本沛然而

就下也

舉天下之

人無有不善

性者舉天下之

水無有不下

者而或者以人之容有不善水之容有不下而因以為性疑而不知所以致此

之故有由然也

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

之

過顙激而

倒

行之可使

在山是豈水之性

然則

哉其

搏激

勢則

使

然也人之可使為

不善其性

為物欲陷溺而然

亦由是也

誰謂性無定體如子湍水之說哉

○告子

論性又變其說

曰

性之為性非他凡

生之謂性

于天地間而有知覺能運動

而已矣殊不知生之謂氣生之謂性告子以氣為性

則理氣不明而人物無辨矣

孟子

先詰之

曰

生之謂性也猶

凡物

白

者之同謂之白

與。告子直曰然。復詰之曰：天下之物號為白者多矣，今此而同之，則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

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彼蓋欲伸其白之謂白之說，而不知生之為性，之非固自此而可闢矣。孟子遂折之曰：子

謂凡物之白者，不問其質之異，而同謂之白，則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于此如謂其性之同是等人道于犬牛也。如謂其性之異，則又不得以生而謂性矣。宜其理屈詞窮

而不能對也。

○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乃復伸其說曰：欲知生之為性，驗之食，則甘之，色，則悅之，嗜欲，性之所也。

由是而知仁主于愛，而甘食悅色之心生于內是仁內也，非外也。若夫義者事之宜，而事物之宜由于外，則義外也，非內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義主于敬，即彼有人焉，長

而我從之，非有長心存於我也。猶彼有人焉，白而我

因之，唯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子以白喻長，非其倫也。夫

如白馬之白也，誠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若夫馬有長者，不

識長此馬之長也亦無以異於長此人之長與我知白馬白與白

敬之分而長馬長與長人長豈無試且問謂長者為義乎抑謂長之者為義乎

敬與不敬之別其取喻固已謬矣如以長者為義則義誠在外矣若必以長者之者吾非以長者為義但自其長之不同于愛曰者觀之則仁自在內而義自在外也有如吾之弟

親也而吾則愛之秦人之弟疏也則不愛也是施愛于以我心之為悅

而施者也故謂之內也若楚人之長當長也吾之長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施敬于以彼長為悅而施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之言

為義不知長之者為義矣孟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豈但長長有同然者秦人之災

無以異於者吾災夫物則亦有然者也今子謂以長然則人

者災亦以災為有外與吾知災在外也而所以者之則出於心長在外也而所以長之則出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人多以義為外何以獨謂之義內也曰

義主於敬者也吾知其人之當敬而行吾之敬以敬之是故謂之內也孟子子曰伯兄吾鄉人長

於伯兄一歲

以亦在所當敬也

則誰敬

乎

曰敬以親疎為厚薄而一

敬兄

又問曰伯兄固

當敬

酌則

將

誰先

乎

曰酌以年齒為先後

先酌鄉人

曰親親之際

所敬

既在

此

當酌之時

所長

又

在彼

則是所敬所長因人以為轉移於彼於此屢變而無定在隨時制宜之權不得自主

果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

屈於其辯而

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

親也

敬叔父乎

敬弟乎

彼

將曰

卑不敢尊其

敬叔父

矣子又徵其酌則誰先之問而詰之

曰

弟

或為尸

則誰敬

彼

將曰

尸以象神其

敬弟

子

因折

曰

既曰敬弟則于叔父不得伸其

敬

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

所以敬弟者弟

在

位故也

伯兄雖親不得不為主道屈矣以此觀之則所敬在此者

庸敬

之

在

叔父雖尊不得不為祖考屈矣

子亦曰

向所謂先酌鄉人者以鄉人

在

位故也

伯兄雖親不得不為主道屈矣以此觀之則所敬在此者

庸敬

之

在

叔父雖尊不得不為祖考屈矣

在

兄

也亦猶敬叔父者其常耳所長在彼者

斯須之敬

在鄉人

也亦由敬弟者其暫耳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可見義之在內矣

季子

弟不

聞之

復執其說

曰

敬叔父則敬

叔父不出我所敬在此之謂也敬由叔父立也當

敬弟則敬

弟不

出我

所長在彼之謂也

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

即其易見者曉之

曰

敬之異婉譬言

敬又由弟立也義

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

即其易見者曉之

曰

敬之異婉譬言

冬

諸飲食然

冬

諸飲食然

冬

日湯宜飲則飲湯夏日宜飲

則飲水子以因人之敬為在外

然則因時而

飲食者亦

在外也

我恐叔父與弟外也而酌其當敬之宜者心也湯與水外也而酌其飲食之宜者心也義之在內觀飲食之宜益信矣而可謂其在外哉

○公都子

聞孟子性善之論而惑於眾說故問

曰人之言性者不一也在

告子

曰人之性

知覺運動而已本

無有

善而不可以善名亦

無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名

也此一說也

或者

曰性無定也

可以

習於善而

為善

可以習於不善而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皆化

而好善是性可以為善也

幽

厲興則民皆化

而好暴是性可以為不善也此一說也

或者

曰有性一定

善有性

一定之

不善而非習所能移也

是故以堯聖之大

為君非不導民以善也

而有象之傲堯不得而化之也非有性不善者乎

而有象

也非有性不善者乎

之

以瞽瞍頑之至

為父非不導子以不善也

而有舜之聖瞽瞍不得而移之也

以紂惡之至

為兄之

子其情親矣

且以為君其分尊矣親則易染尊則易從宜能化臣下以惡也

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紂不得而移之也非有性善者乎此又一說也

今獨

曰性善然則彼者三說

皆非與孟子曰我

謂性善者豈無所驗哉亦有驗於情耳

蓋性蘊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

乃若其情感物而動自然發見於外者

則但

可以為善

矣即是情之發於外者善而性之在於中者本善可知乃我所謂善也夫性之發為情而性之能則為才性善才亦善矣若夫

為不善者乃物欲陷溺其心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則夫即情以驗性我歷歷有以得夫人之心焉人之感物而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

隱之心發人皆有之也遇可則可羞惡之心發人皆有之也或交際往來

則恭敬之心發人皆有之也或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發人皆有之是

固所謂情之善也由是而知其性之善矣夫惻隱之心非他即仁也羞惡之心非他即義也

恭敬之心非他即禮也是非之心非他即智也非性之本善而何夫天下之物自外而至內者謂之

鑠若夫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以固有之性而達之於才宜無不可以為

善而有不善者特人陷溺於物欲自弗思耳矣故曰思求則得之而不思舍則失之得失懸殊

或相去倍蓰而至無算者皆由不思不求而善端之發即為私意所逆不能擴充盡其本然

才者也夫豈其才之罪哉且夫即情以知性善非我一人之私言也大雅蒸民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生民

道乎。蓋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故有是物必有是則。如耳目物也必有聰明之則父子物也必有慈孝之則推之形

形色色莫不皆然物則相因在天為定命在人為常性惟民之秉此夷也。執常之性故而應之於外而無不。好是懿。

美之德。使非同此秉彝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合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其所謂好德者即吾所謂情之善也其所謂秉彝者即吾所謂性之善也而才之善亦從可知矣然則性善之言我固有所受

之也而何惑於三說之紛紛耶

○孟子發明性善之意曰。人性本無不善也乃觀於富歲之子弟往往多倚賴而為凶歲之子

弟。往往無所依賴而多暴。不知者幾疑天之降才殊矣而實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蓋凶歲衣食不足其

所以陷溺其良心者然也。不觀諸物乎今天薺麥播種而耰之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及其淳然而生以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非其本性之同而若是乎雖有之多寡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而非其性之殊也由薺麥而推之故凡天下同生之類者其性舉相似也

何獨至於人而疑之。雖人之中有聖人而聖亦人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與我

同類者

則不必遠取諸物也即近取諸身有歷歷可證者

故龍子曰

業屨者

不知人足

之大

而為之

屨

雖未必適中

我知其

必似足形而不至

為貴也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豈惟足哉即如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善調味者惟易牙然

易牙

過不

先得我口之所

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

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非特口也

惟耳亦然

善審音者莫如師曠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不特耳也

惟目亦然

古之言色莫必曰子都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

子都之姣者

其必

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口耳目之眾體特以

形用者耳而香味好音悅色且各有同然如此

至於心

為眾體之主宰而以神用者也

獨無

以一人之心合眾人之心而

所同

為

然者

乎。心之所同

為

然者何也

謂

其即物而存之

理也

其處物而宜之

義也

蓋心無定體以理為

體心無定用以義為用試觀天下之人未有當於理義而不當於吾心者也聖人之心此理義吾人之心亦此理義但

之所以然者察之無不精為能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而豈有加哉

聖人

知則先知而於理義之所當然者出之無不至覺則先覺而於理義

故理義之悅我心

不獨聖人然人心無不然蓋根之於心同此秉彝之良則說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

猶芻豢之悅我口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彼為暴者良由陷溺其心而然

豈降才之

殊乎哉

孟子曰

天下後起之我賊往往沒其本真者豈少哉即以山木言之彼

牛山之木

向

嘗美矣

以其

郊於大國也

地近而人眾

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

所息

以加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使於此而培植之猶可以復其美也奈何

牛

羊

又從而牧之

則生之者未幾而戕之者繼至

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

濯也

不曰牛山嘗美也不曰牛山之有萌蘖也而直

以為未嘗有材焉

夫山本以生木為性今不詳其所以濯濯之故而以無材病山

此豈山之性也哉

不獨山木然也

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

孟子曰

天下後起之我賊往往沒其本真者豈少哉即以山木言之彼

牛山之木

向

嘗美矣

以其

郊於大國也

地近而人眾

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

所息

以加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使於此而培植之猶可以復其美也奈何

牛

羊

又從而牧之

則生之者未幾而戕之者繼至

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

濯也

不曰牛山嘗美也不曰牛山之有萌蘖也而直

以為未嘗有材焉

夫山本以生木為性今不詳其所以濯濯之故而以無材病山

此豈山之性也哉

不獨山木然也

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

孟子曰

天下後起之我賊往往沒其本真者豈少哉即以山木言之彼

牛山之木

斷前未加此心之惻隱羞惡常流不息猶夫山木之膏美也乃衆欲交攻

其所以放

失其仁義

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自日而夜

向晦寢息

時

之所息

非無乘

平旦

清

之氣

未與物接之時而良心猶有發見者但

其好惡

正與人相

近也者

僅

幾希

耳

則其旦晝之所為

又遂遂於物欲并所謂幾希者

有

而 枯亡

之矣

此何異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一日之夜所息而明日枯之日日夜之所息而日日枯之

枯之反覆

無有窮已

則其夜

氣

之生日以震薄而

不足以存

其仁義之良心

夜氣不足以存則

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拂人之性向

之與人相近者至是而

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

所為無異於

禽獸也而以為

未嘗有

天降

才焉者

不知人有是性即有是情有是情即有是才而其不能為善者則枯亡之故也

是豈人之情也

哉

由是觀之山木人心皆以於所養明矣

故苟

於幾希

得其

所 養

培夜氣之清明防旦晝之枯亡如山木之萌蘖不使其牧於牛羊也則山水固日以

滋長而吾心仁義之良將有以復其初自

無物

之 不長

也

苟

於幾希

失其

所

養

旦晝為之交攻枯亡為之相繼如山木之萌蘖

復牧於牛羊也則山水固失其美而吾心仁義之良將無復有存者蓋

無物

之 不消

也然則人心可頃刻失其養乎

孔子

有言

曰

有物焉方其

操之則

即此存

其舍之

則

失去

亡

其存也忽而入

出

入

惟所操

無

定時

也其

忽在內其出也忽在外或內或外惟所操舍

莫知其鄉

也若此者

惟心之謂與

蓋心之為物至虛至靈而不囿於形氣此所以存亡靡定

而出入無常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加操存之功也

○孟子曰

君德莫貴於智今王則不智矣然亦固所宜然

無或乎王不智也

何也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與君子居養之以善

則智與小人居養之以惡則愚猶天之生物也暴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不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使一日

暴之

而陽之舒者若是其少乃

十日寒之

而陰之慘者若是其多則暴之所生不足以當其寒之所剝

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

王之亦罕矣

仁義之言無幾一日之暴耳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讒譖面諛之進日多不啻

十日之寒焉故雖王心之善端不無發見於一見之時而眾邪之交攻旋已戕賊於既退之後

吾

其如之有萌焉何哉

求其智也不可

信不專而不能成其德也其譬諸學奕者乎

今夫弈之為數

雖

小數也

苟學之者

不專心致志

則不可得

精也彼

弈秋

者

通國

中

之善弈者也

設

使弈秋誨

二人弈

教則同矣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

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之生稟智弗若與曰非然也然則吾之

見玉雖暫啟其一時之聽而寒之者至而不勝其鴻鵠之馳王之不智宜乎不宜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然或勢有所限而二者

不可得兼寧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夫若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然或勢遭其窮而二者不可得兼寧舍生而取義者也

夫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而此之舍生取義者何哉蓋生亦我所欲而本然之良以所欲有甚於生者義在則身

雖亡而不亡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而本然之良以所欲有甚於死

者義亡則身雖存而徒存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無好義之良心而以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無惡不義之良心而以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其必有

是

是好義良心

則

可以

生而有不用也由

其必

是

惡不義之良心

則可以辟患

而不為也是故有欲所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

勿喪耳所謂人皆有之者於何驗之哉今夫一簞食一豆羹為物雖甚微而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其為時則甚迫宜乎不顧義之可否而受且屑之矣然使噉爾而與之雖行道之人弗受又

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不屑也夫以行乞之人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若此然則天下之人孰非有是心者哉乃一旦而萬

鍾至矣其合禮義與否未可知也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夫萬鍾持身外物耳於我何

加焉而不辨而受之者將為宮室之美非此無以妻妾之奉非此無以所識窮

乏者得我非此無以與夫萬鍾與簞豆一在危迫之際一在宴安之時乃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

之。夫生死所繫甚重乃不可已者且已之而不受若是亦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至不辨禮義而受之有羞惡之本心者必不然也

此之謂失其本心。即奈何以人皆有之之心而令能勿喪者惟賢者獨也

○孟子曰。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人未知其甚切於我也仁。即人心也。蓋其流動於方寸之

中而生生不息所以酬酢乎節變而不至於塊然無用者皆仁也路為一身之往來人知其為至切矣而不知義。即人之路也。蓋其發見於行事之際而平正通達為天下萬

世之所共由者皆義也夫仁為人心則當操存而不放義為人路則當率由而不舍胡世之人冥行妄趨舍其當行路而弗由。徇欲忘理放其

固有心而不知求。豈不哀哉。不觀諸雞犬乎雞犬為物甚輕放而不求亦不足怪然人有雞犬放則

必知求之。心之視雞犬何如乃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亦弗思之甚矣蓋亦未講於學問之道也夫學問之事如講習討論首

察克治固非一端而所以學問之道無他。惟在於辯理欲之幾加克復之力求其已放心而已矣。

能求放心則虛靈之內萬理昭著心存而仁存仁存而義亦存矣舍此豈復有他務哉

○孟子曰。人之一身有體之輕者有體之重者養之者不可不審也今有無名之指。本非切於用也其屈而

不信。皆然非疾痛害事也。信之不可不信亦可如有能治信之者則不

遠秦楚之路而求以信之為人不能信而我指之不若人也夫一指至輕也指

不若人則知惡之必求其信而後已若心至重也乃昏昧放逸屈於物欲而不若人

則反不知惡而不思靜存動察以求之急於所輕而緩於所重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凡人之於物愛之斯養之矣如拱把之桐梓至小也人苟愛其材之美而欲生之則必

培植之灌溉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綱常倫理之所繫家國天下之所倚其當養為何如乃不以理義養其心不以中和養其

氣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良由本心之明蔽於物欲故輕重之

辨昧於反觀是弗思之甚也誠一思之必有違違然而不容已者矣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百體具焉皆兼所愛而不忍傷者也養所以成其愛也既兼所愛

則必兼所養而維持調護之也無尺寸之膚不在所愛之焉則無尺寸

之膚不在所養之內也然於無所不養之中有養得其道而為善者焉有養失其道而為不善者焉至間所以考其善不

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所謂於已取之體有主出令而為宰制之